

日本第一位榮獲芥川賞的中國作家

## 楊逸《小王》的漂泊人生

林宜和  
◎ 旅日文字工作者

楊逸這個名字在日本或中國原來都很陌生，但是這位來自哈爾濱的旅日華人，首開中國出身的作家用日文創作純文學的記錄。去年到今年初，楊逸以《小王》（暫譯，《ワンちゃん》）先獲得「文學界新人賞」，再榮獲第 138 屆「芥川賞」提名，日本各媒體都對她予以注目和報導，出了許多鋒頭。

今年第二次芥川賞，楊逸再度獲提名。7 月 15 日，日本文學振興會公佈第 139 屆芥川賞得主，正是楊逸的作品《時光滲出的早晨》（暫譯，《時が滲む朝》），使楊逸成為第一位獲芥川賞殊榮的中國作家。

楊逸的雙親都是教師，但是她的幼少時代過得並不富裕。楊逸在中國求學時，第一次看見日本的風景照，很為這個國家的美麗吸引。直到 23 歲，她才實現留學日本的願望。1987 年抵日本之後，楊逸拼命打工存錢學日文，終於考上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。畢業後，她在日本僑報擔任編輯，也寫中文文章投稿。如今 44 歲的楊逸，在日本企業教中文，並獨力撫育兩名和日本前夫生的子女。楊逸的半生並不平坦，可說看遍人情冷暖，所以書寫旅日華人的生活，有她獨樹一幟的想法和真情。

《小王》的原題是《ワンちゃん》（發音Wang-Chiang），本來是日本人對小狗的泛稱（取「汪汪」之音）。故事大要是在中國出生長大的女子王愛勤，原來是八〇年代改革開放政策之後，白手起家小有成就的成衣商人。不幸她遇人不淑，19 歲就懷孕，嫁給不事生產專愛揮霍的丈夫。忍耐十餘年之後，王愛勤終於離婚，離開北京隻身到廣東，想另起爐灶。但是她拗不過前夫追蹤糾纏，最後只有想辦法擺脫一切。王愛勤想到最好的方法，就是把自己當外籍新娘嫁到日本，她以為這樣才能夠獲得第二人生。

近年日本和臺灣一般，鄉村都遭逢新娘荒。都市女子不願嫁到鄉間，鄉下女子則不斷外流，導致繼承家業的男子得參加海外相親團，到東南亞或中國找對象。王愛勤也乘著這股風潮，隨著語言不通的日本丈夫回到四國鄉下，一邊伺候年老的婆婆，一邊比手畫腳學日語。寡言兼暴戾的丈夫，很快讓王愛勤的憧憬破滅。唯一和她感情尚稱良好的，就是愛說話又嘮叨的婆婆。雖然王愛勤到日本之



後，改隨夫姓取名「木村紅」，但是婆婆依然叫她「ワンちゃん」。王愛勤對這個稱謂的感想是「像狗一般的名字，本來她覺得討厭。但是久而久之，竟感覺這稱呼還蠻可愛。在乏味的日常生活當中，被婆婆呼喚ワンちゃん的時候，胸中不禁緩緩升起一道暖流。她對自己的變化也感到不可思議，大概是渴望親情吧！王愛勤恍惚這麼覺得。」

由於丈夫對家用的苛刻，令她覺得不想辦法獨立不行。天生有生意膽的王愛勤，發現周圍許多日本中年男子都找不到老婆，便動了開辦「中國相親團」的點子。她知道中國的都會女子漂亮時髦，卻鐵定當不慣日本村婦，便透過大陸親人，找到一些鄉下的失婚或未婚女子，再要日本的婚姻介紹所推薦日本未婚男。組成相親旅行團之後，由她帶隊往返中國，穿針引線，終於促成數對中日男女完婚。小說內容主要在描述相親團一行，但是關鍵卻在她自己，她對其中一名參加相親的蔬果商動了心，對方也有情意。只是礙於她已婚，對方也決定了相親結婚的對象，只有不了了之。就在王愛勤失意掙扎的時候，不幸她的婆婆去世。頓失精神依託的王愛勤，呆立在婆婆臨終的床邊，腦中浮起的是蔬果商迎娶中國新娘的樣貌，頓時淚如決堤……。

旅日 20 年的楊逸，以流暢的日文創作《小王》，內容生動，取材特殊，有現代日本文學缺乏的潑辣和暢快，教芥川賞前哨站的「文學界新人賞」的評審委員們另眼相看。誠如評委之一的川上弘美所言，這部小說令讀者不斷往下看，雖然欠缺委婉，卻有一氣呵成之勢和強大的吸引力。只是到了芥川賞（第 138 屆）那一關，評審委員們在激烈的爭辯之後，決定還是捨第二高票的楊逸作品，選取川上未映子的《乳和卵》一篇，最大原因是楊逸的日文表述程度，還差了芥川賞的標準一點點。

其實楊逸在接受日本媒體訪問時，也承認她對自己的日文表達能力沒有自信，所以盡量選擇簡潔的言語，避免冗長的敘述。通篇看《小王》，果然多由簡短的對話構成，幾乎很少對周遭風景的描述，或深入描寫人物心情的轉折，這種作風和日本純文學小說的纖細曲迴有很大的不同。難怪當時背負 138 屆傳統的芥川賞，仍然無法對楊逸做百分百的肯定。不過楊逸帶給現代日本文壇新鮮空氣，受到書評家們高度重視和褒美。她寫出小王漂流半生不由自主的孤獨和無奈，也描繪中日間奇異的（婚姻）文化交流的場景，如新郎循中國古禮騎牛迎娶新娘等等。朝日新聞的書評委員加藤典洋評道：「背負重物上山途中，忽然看見山道旁開著可愛的堇花，但是蹲不下去也停不下來，只有繼續往上爬……（楊逸的作品）就像這種氣氛。」加藤並且把楊逸和旅美華人作家李翊雲（《千年之禱》作者）並提，認為她們的文章不循傳統章法，卻有深植人心的力量。

除了《小王》之外，在《文藝春秋》（2008 年）出版的單行本裡，另外收錄一個中篇《老處女》，是楊逸沒有發表過的作品。這篇小說的題目比《小王》還刺眼，不知是作者故意引人注目，或是表面嘲諷主角境遇，目的則是引起讀者哀憐。內容敘述一名留學日本多年的中國女

子萬時嬉，研究兒童心理卻不懂兒童，博士論文通不過，只有留在大學當中文講師，過著沒有奮鬥目標的孤獨人生。當她遇見同校的新任歷史系教授，發現對方也獨身（離婚）時，不禁動了心，一廂情願認為對方也對她有意思。歷史教授終究和他人再婚，留下惶惑哀傷，即將渡過沒有異性生活的 45 個年頭的萬時嬉……。和萬時嬉呈對比的，是和她一起過留學生活的朋友李蘭。李蘭走結婚生子的路線，放棄博士學位歸國，卻順利取得教職，人生一帆風順。萬時嬉沒有知交，凡事都得請教李蘭，甚至打國際電話，問她約會時若對方有進一步要求怎麼辦，或是自陳給男性婦產科醫師檢察身體，不禁臨陣脫逃等等。日本讀者大概覺得這位老小姐與時代脫節，完全不可思議，很難融入她的感情世界。

楊逸努力形容萬時嬉的空洞孤單，如「一旦決定獨身，孤獨和不安令時嬉有一陣子失眠。不過日常工作的繁雜，令她逐漸麻痺，凡事不在乎也無感覺，只有在住居公寓和大學間來回移動。每天把自己餵飽，把該教的課教完，其餘的寂寞、高興、悲傷或感動都被逐出她身體，腦袋變得像無菌室一般。街上的人聲往來和時嬉越離越遠……」碰見日本男教授之後，發生單戀的萬時嬉，努力在外貌求變，在學識上迎合對方，結果苦心化成泡沫，凸顯異國單身女子的無助和絕望。平心而論，和《小王》相較之下，《老處女》的題材和敘述方式似乎缺乏創新，對主角個性的描寫也嫌平板，讀後甚至有點不快。40 歲又受過高等教育的未婚女子，心思原該複雜細膩，萬時嬉給人的感覺卻只有「愚」和「鈍」。畢竟楊逸尚屬小說創作新手，不可能篇篇精彩。就像日本媒體期許，楊逸應該還有許多可以寫作的材料，她的進步也指日可待。

無論如何，楊逸到日本 20 年，就能用非母語創作高水準的純文學小說，成就已屬非凡。第 139 屆芥川賞評審高樹信子稱讚楊逸的日文表達能力又前進一大步，她的得獎可謂實至名歸。楊逸認為自己孑然一身來到日本，唯有用日文創作，才能進入日本的主流社會，不侷限在華人圈的小世界裡。楊逸覺得日本人對中國人背負的歷史包袱不清楚，所以對中國人的許多作為不了解。她的理想是用小說表現人物的背景因緣，促成異文化的交流和理解。以持平之心寫作的楊逸，既不偏袒中國人，也不輕視日本人，用客觀悲憫的情懷關注社會角落的小人物。她這種超乎民族主義的觀點，很令人稱道，也將支持她往後創作更宏觀的作品吧。 ISBN

### 延伸閱讀

- 楊逸（2008）*ワンちゃん*。東京：文藝春秋。ISBN 9784163268804。
- 楊逸（2008）*時が滲む朝*。東京：文藝春秋。ISBN 9784163273600。